

儀顧堂集

序

儀顧堂集卷四

歸安陸心

魏刺史文集序

余年十五六卽聞當代賢豪魁傑之士首推邵陽魏默深先生後得先生所著詩古微聖武記海國圖志讀之益信先生之學實事求是可以傳可以行余益心儀其爲人旣相見於武林旅舍時先生方患病委頓甚而四方之志未衰余出所作藏言就正先生擊節歎賞比之賈誼崔寔以後起相推許因出所著文集命余序之余思古者一代之學卽一代之治故時

之所謂士者必考其典章明其阨塞而周知其利弊處之絃誦佔畢出則爲條教號令夫是以聖如孔子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夏殷之禮則僅曰學之而已噫士豈徒貴知古哉後世儒者不明此義談心性者薄訓詁講考証者鄙詞章各執一端不相通曉抗顏自命爲大儒人亦羣然信之而於兵刑禮樂之要安內攘外之方則瞽然而不知一旦加於人上求非所學也學非所用也儒之所以爲詬病乎豪傑之不作不亦久乎先生少負異資博涉經史百家近及國朝官書案牘旁逮歐羅巴人所著莫不究其

所以然而求其可以行居嘗憤時感事奮欲有所樹
立穆然于秦王漢武之所爲故發爲文章古勁道俊
奇氣勃勃精者可以羽翼六經粗者亦與國家大政
有裨蓋非求工文句間者比矣嗟乎先生抱用世之
具卒以盱衡抵掌縱論時事不爲時貴所喜僕僕半
生需次以老徒令海內賢士大夫識與不識想望丰
采而終不得一被其澤豈獨先生之不幸哉
聖天子思得奇偉非常之士共濟中興他日求賢詔
下足以副旁求之意者舍先生其誰與歸

不其以國蒙之之意者乎哉

聖天子思時將監非獨之士其初中國時曰未幾而

然而終不降一婦其對豈識其生之不幸哉

是得乃以去時今其內腎士大夫猶與不備悲聖
具卒以相謝沐寧線備知事不為知得相亭對對半
年餘蓋其末工文時聞者以是觀平於世計用計之
合衆懷懷謝書可以成其六縣縣書亦與因家大運
古其然下泰下則知文相為姑婦傳文書古觀其
以之然而末其目以之其其書則知其事實後有負計

說文引經攷敘

國朝爲說文之學者衆矣而說文引經異同尠有攷證及之者陳氏吳氏之所撰扁畧特甚未足名一家言予久思彙人衆說參以己見勒成一書乙卯秋獻藝棘闈貨不中度被放歸里端居無事爰成引經攷若干卷而敘其端曰不通六書不可以言學不明六書之段藉不可以讀經夫六經之文六書無不備也然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可卽字以得其義段藉之義非深通小學者不知也蓋上古文字稀小有依聲託事之例依聲託事者循聲而藉也不明乎此而

欲通經室矣漢世諸儒深明此旨魏晉而下其學浸微宋儒以義理之說救前人之失其說非不善也然穿鑿埶會望文生義違失聖賢之意者行行而是蓋段藉之不明久矣

國朝古學昌明名儒輩出東原先生著六書論理漢人舊說竹汀石臞懋堂蘭皐諸先生益闡明之三代以上之書皆可籀繹而得其義豈不盛哉予少讀說文解字見其引證經傳多所異同不能通其故肄習有年始知不外乎段藉之說也蓋易有施孟梁丘京費之異詩有毛韓齊魯之異周禮有故書今書之異

書儀禮孝經有今古文之異春秋有三傳之異論語有齊魯古之異考其形則異會其義則通有不能例以段藉之說者諸經則坊本之俗字書則衛包之所改也其爲淺人羈改傳寫譌奪者百之一二而已今天下之言學者取古人之詁訓務爲新說以駭流俗信百家引經之文而疑正文爲盡謬尊日本流傳之書而以故書爲俗本求勝於宋人並失漢人謹守家法之意是必使聖人之經盡遭改易而後止則非予之所敢出也

陸清獻公爲宰錄敘

本朝言理學者首推清獻清獻之才可以大受夫人而知之矣然清獻得以小試其才者則僅以縣令而蒞嘉遺迹公歸記諸書述公政者或語焉不詳或詳矣則蕪雜俚俗不足以傳公政源深病之力加潤色益以行狀年譜所載統爲六十餘條曰陸清獻公爲宰錄而敘其端曰天下之治亂視乎民心之向背民心之向背視乎守令之賢否守令賢則富民樂其生貧民安其業守令不賢則鬪冗猥鄙相徇以利吏胥豪猾因緣爲奸民旣無所逃死則囂然起而思亂此

古今治亂之大較也漢有天下宰相多由守令故守令重其時民安俗阜國祚以長延及唐宋賢君能以愛民爲念守令常得其人明太祖起自草茅知小民疾苦守令之職特重言吏治者于斯爲盛然其所謂循良者或以操守或以明察語以聖門政事之科則猶未遑也我

國家陶成樂育宏于成周而清獻公挺生其間其治邁宋明而軼漢唐庶幾子游之武城子賤之單父其所以治者不必紛紜多事務言吏才而民心已膠結而不可解嗚呼何其盛歟嘗觀元明之中葉矣在位

者非瞽鄙之俗儒卽脂韋之小人承奉上官惟恐不
工刻剝小民惟恐不至而國家之安危民生之疾苦
漠然不加戚于心上之視下如草芥下之視上亦如
寇讎浸淫久之遂成大亂雖有豪傑之士思挽之于
萬一而言兵則伍虛言餉則臧空言守則池湮城圯
非獨守令之罪亦孰非守令之罪也後之爲政者苟
能思清獻之遺事以清獻之心爲心聚民之所欲去
民之所惡皎然不欺其志無論才有優絀而民心安
得不固天下安有不治哉

天不妄言不辭

彼惡賢然不無其法無偏大有受歸而天必矣

如書牖之書率 斯牖之小爲心策復之復辭主

獨安合之四 此對之極其

而 三言言明則 空言安明

然不 之

上 小 不 父 知 生 之 大 家

告 非 省 漏 之 谷 需 明 之 小 人 氣 志 上 官 判 應

四鐵菴詩集敘

語有之詩言志又曰詩有別才蓋無才則詩必不工而無志以爲之榦則詩雖工不足語於古作者晉之俚詩者曰泉明唐之俚詩者曰李杜近古以來雖欲矯爲異論不可得蓋其才固間世一遇又能自振於流俗故也我友施子謹花今之志士而有才者也余納交于謹花時年尙幼聞天下事尙未熟掩戶讀書與二三同志講求性命之說以古道相鏃厲故其詩冲然穆然類古有道者之所爲其後交游旣廣用世之志愈奮榮枯離合之感時愴于懷故其詩纏綿排

惻若不勝情多風人寄託之思焉旣而小醜跳梁中原多故大江南北列城望風奔潰烽烟刁斗直逼浙東風聲鶴唳之警時接於耳目頽仰時事慨然大息於任事之無人輒思請纓自效一洒儒冠之恥每遇同輩相與抵掌大罵咀噍當世趑趄之輩以當痛哭故其詩有所愴然以思愁然以悲崢嶸鞢鞢直欲突老杜之堂而闖其室論者以爲施子才富使然不知其志有以成之也雖然古人之能詩而不爲詩掩者唐則莫若昌黎宋則莫若歐陽明則莫若易明亭林今施子方有志韓歐之文讀亭林之書少又究心性

命之說則充施子之志而濟之以才將爲諸君子不
難若夫詩之足以頡頏三唐施子固優爲之尙其小
焉者也

四

昔夫尚之學以詩賦三物訓士其制以詩書禮樂
之教而後行其教而後行其教而後行其教而後行其教而後行